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06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魏源在高邮

□高邮姚正安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是“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他是湖南邵阳人,怎么会与高邮扯上关系呢?这还得从水说起。

1844年,51岁的魏源考中进士,即被分派到江苏东台任知县。在东台致力于治水和改革盐务,颇有政声。其间为母丧丁忧三年。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调任兴化知县。

兴化是里下河地区,是有名的“锅底洼”,民间有一种说法:兴化的宝塔尖与高邮湖底平。其高低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高邮湖与大运河是悬湖悬河,是里下河地区的灌溉总渠,也是悬在里下河地区百姓头上的一把利剑,一旦运河堤坝坍塌,将给里下河地区造成灭顶之灾。

兴化及里下河地区七县之民有种植早稻的习惯,一般于中秋前后收割。真是很怪,那一年从四月开始,雨水不断,到了大暑那一天,高邮湖水位高涨,大运河大堤存在决堤风险,河官们准备开坝放水,一时群情激愤。

刚刚到任的魏源,一方面紧急赶往河道总督署为民请命,一方面组织民工到高邮运堤筑堤抢险。然而,雨不停,水位不断上涨,大堤瞬间即可崩溃,河官们决计开坝。魏源知道,如果开坝,里下河转眼就是一片汪洋,即将成熟的水稻颗粒无收,百姓也会遭遇无可估量的损失。紧要时,魏源趴在堤上,誓与大堤共存亡。说来真让人难以置信,那一年运河大堤居然保住了,水稻获得了丰收,百姓名之为“魏公稻”,并向兴化县署赠送了一块“淮海保障”的牌匾。还有民众准备为魏源建生祠,被魏源婉拒了。

也许是因为魏源在任陶澍幕府时,协助陶澍改革盐务取得实效,在兴化知县任上不久,又被调往淮南通州任盐运判,盐运判是盐运使属下管理某一地区盐务的官员。

魏源在淮南通州盐运判任上一年后,于咸丰元年(1851年),升任高邮知州。这应该

与魏源在应对1849年那场洪水中的卓异表现是有关联的,治水一直是列于高邮政务的首位工作。

魏源在高邮两年多时间,做了些什么呢?《高邮县志》中有记载。

致力于治水之外,魏源深感高邮当时文风不振,重修文游台,并移珠湖书院于文游台,改名文台书院,以激励士子用心于学,重振文风。

文游台是高邮的文化地标,因北宋时的苏轼与孙觉、王巩、秦少游曾在此载酒论文而得名。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仰慕的文化圣地。

完成了《海国图志》百卷本。《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托于林则徐而编著的一部全面介绍外国先进理念与技术的综合性著作,在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53年正月二十八日,太平军逼近南京城下,魏源应民众要求设立团练总局以护城防。二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攻克扬州时,清军溃逃官兵沿途烧杀抢掠,魏源率吏卒反击,以抚民心。

然而,三月十五日,魏源却被加上“迟误驿报”“玩视军机”的罪名而遭革职。我以为,其罪名是莫须有的,因为,不久朝廷便给魏源官复原职。

可是,魏源以“世乱多故,无心仕途”而拒绝,并且遁入空门,于1857年3月26日在杭州东园僧舍逝去。

算算时间,今年距魏源离开高邮已经整整170年,但高邮没有忘记这位曾对高邮倾注心血的父母官。高邮的地方史中记载着魏源的事迹。高邮文游台一楼庭柱上悬挂着魏源撰写的联语: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居江湖而怀庙庙,与古人稽与今人居若丘垤以仰泰山。高邮蝶园市民广场安放魏源的半身塑像。

历史不会忘记积极推动者,百姓不会忘记为民造福人。

来总感觉不够服帖。轻薄的踏花被、羽绒被一开始套上被套还算凑合,可是用不了多久,它们之间的渐行渐远就愈演愈烈,特别是被头和被角,常常都是空瘪的状态。也用过网上所谓固定被角的神器,但是这些硬邦邦的器具就算再小也是异物,难免隔到身体产生不适。棉胎被子板正而厚重,与被套就更加不能亲密贴合。为了适配家人的身高,我家的棉胎又在加工时选择了加长的尺寸,就更加没有合适的被套匹配。所以套上被套的棉胎就好像被包办的封建婚姻,一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样子。

爱人比较传统,一直偏爱手工缝制的锦被。于是我始终没有放弃“缝被子”这项技能的训练。每年秋去冬来的时节,就会找一个艳阳天把棉胎正反晒个透,将晒得白白胖胖的它们抱回家,用雪白的被里子和鲜亮的缎子被面包裹好,再一针一线、一边一边缝起来。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扎手,缝完后也是腰酸背疼,但是看着缝好的龙凤呈祥的缎面被子,怎么看怎么觉得温暖和喜庆。

深秋至,天渐凉,来和我一起缝锦被吧。

鼻翼轻轻嗅动。前些年,外婆还能走动,到了桂花盛开时,她就托一只小篮,从枝梗上往上捋,桂花卧在篮子里,软软的、凉凉的。回来后,外婆在清水里漂几趟,滤掉生水,拌糖,一层层的白糖,让水润的桂花失去颜色,皱了,做成一钵桂花糖。冬天,学校放假,我来看望外婆,外婆就做冰糖桂花藕。桂花藕枣红枣红的,拖着细长的糯米汁,仿佛外婆粘连着绵长旧事的怀抱……

第二天上午,她就走了。当时,我去医院给她买药,晚上,她的呼吸有点几深重,我想是因为有痰。等我回来,她已经走了。这是一个已知的结果,可是我的悲伤难以自抑。

曾经以为这一生都无法释怀,后来读到《诗经》里的话:情深不寿,慧极必伤。想到相对而坐的、那个珍贵的小半天,方得到有限的安慰,我们算是彼此目送了。

每一个离去的亲人,都从我身体里抽空一部分,离开并不浪漫,同时又生出新的力量,我携着新我努力前行,认真过好每一日,让沉淀在生命中的亲人,像云层中隐隐的星群,闪亮一次又一次。

有四爷真是件美事

□湖南株洲武开龙

四爷不老,今年刚满五十。本是正当年,因为在家族同辈中排行老四,故称四爷。四爷是个美男子,个子高大挺拔,身材修长匀称,双腿笔直,五官分明,目光炯炯。

四爷初中毕业就辍学在家,种过地,下过煤窑,跟随包工头修过工路,在中山贩过蔬菜,在长沙开过快餐店,在佛山开过超市……四爷一身钢筋铁骨,干活很是霸得蛮。

四爷年少时跟着师傅学过炒大锅菜的手艺,厨艺了得,名声远扬,附近乡镇的红白喜事酒席首推四爷主厨。只要请了四爷,不管多忙、不管多累,四爷都会亲自操铲,让食客大饱口福,让主人满意足。

乡下的厨师到了年末最忙,何况像四爷这样的大厨。从农历十一月中旬到除夕,四爷是不能休息的。北风呼呼,大雪纷纷,四爷每天头上戴着顶毛线帽子,骑着辆摩托车,不等天亮就要出发走东家往西家,直到半夜才回家。这季节人家都在家休养生息,四爷却要累得有气无力、两眼发黑,回到家里倒头就睡。不管多累,到了大年初一,四爷又是生龙活虎、嘻嘻哈哈。到了大年初三,四爷又要骑车出门了,连轴转到元宵节才可以歇上一两天。

四爷有点小聪明,家里的修修补补全是自己一手操办。房顶漏水,四爷顶着烈日淋防水胶;杂屋换门、粉刷全部一个人搞定;接水管、换电线、装电器,四爷也从不需要专业人士。

朋友家在装修房子时误把落水管弄了一个洞,施工人员也许当时没有发现,也许压根认为一个小洞没什么大不了,等装修全部完工,落水管一通,就出了问题——墙面总是透湿,梅雨季节还长霉,洁白的墙面生长了一块大大的“牛皮癣”。主人向专业补漏人员咨询,对方一开口居然要五千元的费用,吓得急忙找四爷。四爷跑过去看了看、敲了敲,转身到大市场买了几十块钱的材料,在墙上照着落水管的位置挖了个碗口大的洞,三下五除二就捣鼓好了,连同“牛皮癣”都修复了,让主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如今,四爷在长沙开了一家小旅馆,小旅馆由四娘打理,四爷自己则从事房屋改造中的“拆墙破窗”的活儿,每个月偶尔还要回家当几天大厨。前年,四爷的儿子考上了教师编,儿子找的对象也是老师,这对四爷来说真是天大的幸福。

四爷很善良,是俺堂弟,又和俺打隔壁,因此俺“威逼利诱”四爷答应俺的“不平等条约”:等俺退休了,四爷也要从长沙回来。四爷要承包俺吃的蔬菜,还要负责帮俺宰鸡宰鸭,俺就专门负责吃。四爷不假思索满口答应,俺心里一乐,哈哈……有四爷真是一件美事!

烟火人间

初雪

□镇江张星

早晨六点多,母亲发来一段视频,拍的是家乡今年的初雪。天还未大亮,洁白的寂静附在大地上,远处的街灯在朦胧中闪烁,映照着黑色屋瓦上的细雪。我不禁莞尔,多美的北方的冬天啊。

千里之外,这里的天气也在一场秋雨之后骤然变冷。早上刚打开窗户探出头想吸一口早晨的清爽,就被猛烈的冷气一下子赶了进来。清新的秋天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替代。我从储藏柜里仔细地翻出棉鞋,这是我对冬天的欢迎。

棉鞋是奶奶做的,那时候的奶奶眼神已经不太好了,但是知道我要离家去外地工作,还是坚持为我缝了一双新的棉鞋。鞋子柔软得仿佛脚被云朵包裹着,用来做鞋面的布是暖暖的橙色,奶奶说这是家里土地的颜色。我倒觉得这颜色是在夕阳的余晖里浸染的,明媚却不张扬,就像奶奶给人的感觉,亲近又舒适。

小时候最爱陪在奶奶旁边,看着她做一些针线活。小小的绣花针在布面上上下飞舞,针头穿过的沉闷声,给人一种安详的平静。窗帘轻轻摆动,逐渐斑驳的日影落在奶奶的身侧,她的手始终有节奏地活动着。奶奶就这样缝着,就这样把自己的日子缝进了家里每个人的鞋子里、衣服上。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一直觉得奶奶缝的衣服穿起来更细腻、更暖和。

把冻得微微发僵的脚塞进大小正合适的棉鞋,被包裹的暖意立刻从脚尖满溢到脚跟。我不由得踮起脚尖在地上活动活动。今年冬天不用担心冻脚了,毕竟奶奶做的棉鞋可是能让我在雪地里撒欢都不怕生冻疮的呢。

银装素裹的北方大地,一夜之间的雪就积到了有十厘米厚,小孩子迫不及待冲到外面,连围巾都没来得及围上。一脚踩进雪地里,咯吱咯吱的声音惹得我们更加兴奋,于是很快便在身后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脚印。加入这场雪地狂欢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开始用脚在这片茫茫的白色画布上作画。一只飞翔的老鹰,头顶却盘踞着一条小蛇,小猫在大象背上睡觉,金鱼在天空中神游。所有的童真和快乐都被奶奶的棉鞋好好包裹着、保存着。

我穿着鞋子,身体好似踏入一条充满阳光的小径。松软的棉花包裹着我的双脚,每一步都好像踩在静谧里,感受到大地温暖。细密的针脚是岁月的笔触,每一次的纳缝都是时光的行走。不知是奶奶的双手雕琢了时光,还是岁月给奶奶编织了一道道深刻的皱纹。

在安详的午后,那道静坐其中的身影,教我感受到了时光轮转中的静美与温柔的力量。

四时有景

缝锦被

□南京杨晓梅

在我们老南京,用白老布里加上缎子被面,把暴晒到蓬松柔软的棉花胎缝成被子过秋冬是一种传统。女儿结婚的时候,妈妈的陪嫁必然有这样的缎面被子,红红绿绿都是龙凤呈祥的喜庆图案,还必须用红线缝制,且不能打结,取吉祥顺遂之意。

当年母亲在我临上轿前突然发现了自己教育的缺失,决定教会我缝被子。于是在她的指导下,我抓着一根细细长长的针,努力穿过厚厚的棉被,还要用一个叫“顶针”的金属圈套在手指上,用来顶住针发力。可是我总是学不会如何“偷针”,无数次发力后,长长的翻被针从顶针上狠狠地滑到我娇嫩的手指尖上,扎了一个又一个窟窿。妈妈却一点也不心疼我,只是一个劲地鼓励我,要求我多多练习,一副学不会就不放我出门子的样子。最后还是准新郎看不下去了,对丈母娘说:“妈妈算了吧,她不擅长这个,我们以后都用被套吧。”

独立生活后,我发现有些生活技能还真是必需的。比如说被套,虽然是一个好东西,省去了一针一线费力缝制的疲累,但是用起

目送,聚焦的大多是背影,但有时是静默相对,就像我和外婆。

外婆去世的前几天,时令已近深秋。她那时已经不能起床,我在她身后垫了棉被,她可以靠在床栏上。枕边有只“汤婆子”,上面雕刻着“龙虎神仙”的图案,岁月摩挲,已经模糊而黯淡。“汤婆子”里的水凉了,我想去换点热水,她朝我微微地摇了摇头。

她已经不能说上一句完整的话,吃得也很少。她半倚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坐在那里,握着她的一只枯瘦而冰凉的手,也一言不发。她望向窗外,目光停留在那里。我看见一朵轻飘飘的云,忽然间像长胖了似的,停着不动,停云衬得这一方天趋于阒静,安宁得有些慈悲。

那小半天,我们坐在时间的河流中,我凝视着她,像默诵一篇文章。床背后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她和外公的合影,外公披着一件皮袄,气宇轩昂;外婆身穿一件绸夹衫,头发乌黑光亮,整齐地挽在脑后,隔着久远的光阴,还能感受到她曾动人的韶华。

一阵秋风,空气中飘荡着桂花的香气,那是院中的晚桂开放,外婆也闻到了,她的

城市印记

微情一刻

目送

□南京关立蓉

家庭相册